



831867

西漢文選卷四

宜興儲 欣同人評

男 芝五采參述

族裔孫 鳳韶牧卿

重校

議辛武賢擊羌奏

本傳

武賢酒泉太守破羌將軍子慶忌

與充國合傳

趙充國隴西上邽人以六

郡良家子補羽林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還為後將

河

軍封營平侯諡曰壯

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

趙充國翁孫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已一馬自佗音駝以畜
物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已追逐
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少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

西漢文選

卷四

一

據前險守後呢已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于載不可復
而武賢已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
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少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
入幸能要也遮杜張掖酒泉已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
畔逆它種劫略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并羌之闇昧之過
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已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
良吏知其俗者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上下其書公
營平之策老謀也如辛武賢特欲微幸于萬一耳然微漢宣則
微倖者用而老謀退矣兵事得失尤在廟算哉

陳兵利害

趙充國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義渠安國時使行諸羌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曰大軍當至漢不誅罕帥已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

竊私美陛下盛惠至計亡已故遣長拜豪帥宣天子至惠罕

拜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

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依以爲阻俟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

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引致而取之不致於人爲人所引

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待已須也其至坐得致

西漢文選 卷四 二

敵之術已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已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已○爲○不○便○先○零○羌○虜

欲爲背畔故與罕拜解仇結約上兵伐謀此變說利害无入深處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

拜背之也臣愚已爲其計常欲先赴罕拜之急已堅其約先擊罕

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

得施惠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

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小種羌名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棄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

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

屯田奏一

明羌降者萬餘充國意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遂上奏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已明惠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芻乾禾稗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人易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入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雷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

西漢文選

卷四

四

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曰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謂至春入賦班出營田也人二十晦至四月少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副也馬什二千騎則與副就少為田者遊兵弓充入金城郡益積畜蓄也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騎兵屯田繇費相絕如此然非勝勢在我實能坐而致敵人之命恐未易言罷兵也營平固三代人物然迂愚之徒往往藉口得毋敗人家國事

屯田奏二

前奏上上問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又上奏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曰全取勝，是曰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能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

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

稠，少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音班，還也。師罷兵

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曰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

月，而望羌虜五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受言歸凡

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

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畱屯，曰為武備。因田致穀，威惠並行。

西漢文選

卷四

五

一也。又因排折羌人，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字貧破其眾，曰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且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曰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曰脉，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曰閒暇時

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

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因寒瘡而墮指之患，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閒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升小升，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使生宅

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曰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之○安○言軍行易○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已○戒○不○虞○十

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

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令孰計復奏

楊○子○雲○作○贊○以○方○虎○赴○桓○擬○之○余○讀○此○三○奏○即○太○公○召○公○何○以

加○焉○

西漢文選

卷四



[Faded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升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曰。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答詔期月而望。謂何時也。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同譙敵樓也。校聯營壘。相樓也。次也。不絕便利。兵弩飭鬪具。羹火幸通。執及并力。已逸待勞。兵之利者也。答詔殺略人。民何以止之。臣愚曰。為

西漢文選

卷四

七

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彼見萬人畱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宅。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棄重。謂妻子。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曰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荷接刃。攻不必取。不荷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讀為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俱不能止。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曰視。音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畱。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已澹贍，同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慮奉厚幣，拊循眾羌，諭曰：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宅心不足。已故出兵。答詔今兵不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苟得避嫌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不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上從

西漢文選

卷四

疏末直自吐出肺肝。人臣以事君為容悅者，當置身何地。



此段文字係西漢文選卷四之內容，為班固所撰之奏疏。文中論及邊疆防務、軍費負擔及臣子忠誠等事。其文辭古雅，論理嚴密，為漢代奏疏之傑作。文中多次提及匈奴、烏桓等邊疆民族，以及朝廷之政策與臣子之忠告。此段文字在原文中佔據了相當大的篇幅，且其內容對於理解西漢之政治與軍事具有重要意義。

論甘陳疏

甘陳傳

甘延壽字君況為西域騎都尉封義成侯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元帝賜爵關內侯為

西域副校尉矯制發兵與甘延壽斬鄯支單于于康居還為石顯所論阻其封爵議久不決向乃上疏

劉向

鄯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

閔也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

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搯之也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

蹈康居屠五重城自外城至大內塞歛侯之旗居敗康斬鄯支之首懸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前遣送侍子為鄯支所殺立昭明之功萬

夷憎服莫下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鄯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西漢文選

卷四

九

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絜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

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離上有

嘉折首獲匪其醜言斬首多獲匪類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

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曰為遠況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

挫○屈○於○刀○筆○之○前○也○謂吏也非○所○已○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已○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滅項之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塵○僅

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已○復○也○償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已○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

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

雷○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惠○百○之○且○常○惠

隨○欲○擊○之○烏○孫○又帶一認勢將攝而復絕鄭○吉○迎○自○來○之○日○逐○封安遠○侯○猶○皆○裂○土○受○爵○故

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

西漢文選

卷四

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已○時

解○縣○縣罪通○籍○不禁止令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已○勸○有○功○於是天子乃下

詔公卿議封

通○篇○以○大○功○為○骨○或○問○甘○陳○功○罪○何○如○曰○吾○見○其○功○矣○未○見○其

罪○也○曰○人○臣○無○專○曰○子○未○學○春○秋○乎○春○秋○之○法○人○臣○出○疆○有○可

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

訟陳湯疏

湯時坐誤言康居王侍子下獄當死谷永書奏成帝出湯奪爵為士伍

谷

子雲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

趙彊秦奢

不敢窺兵井陘

趙之四界

近漢有邳都魏何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

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瓜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

王誅之不加策慮愒億

愒怒貌

義勇奮發卒

猝

興師奔逝

橫厲度也

孫踰

音遙集都賴名水

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過

亡也

誅雪邊吏

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

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

西漢文選

卷四

士

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曰織介之過賜死杜郵

地名秦民

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

精能

流貌薦功祖廟

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曰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

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聲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

如此收捲神完氣足

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

猶耿

有秦民之恨

非所曰厲死難之臣也

無罪。寬訟陳湯。湯坐罪徙敦煌。敦煌太守奏湯前立邊功，不宜近邊塞。徙安定。育書奏詔還湯長安。育成帝時爲

郎官。議。耿育。起前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絜年之恥。討絕域不羈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元嘉之仍頻下明詔。宣著

其功。建昭四年詔。改年。謂改年。議封延壽湯。爲竟甯。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

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

促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

所已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

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已防未然之戒。

西漢文選

卷四

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以言康

子失實。卒已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

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郵支之誅。已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已懼敵棄人之身。已快

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桑年節儉。

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謂薦士。引賢。臬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

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尙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已勸後進也。

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

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已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

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
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曰○為○國○家○尤○戚○戚○也○後人以湯為戒以
為國患不小也
書奏天子還
湯卒於長安

皆關國家大體大計不徒為一人訟寃可謂善於感動

西漢文選

卷四

三



昔關國家大體大計不徒為一人訟寃可謂善於感動

昔關國家大體大計不徒為一人訟寃可謂善於感動

諫昌邑王疏

本傳昌邑王武帝之子昭帝之弟王吉琅邪人舉賢良為昌邑中尉王好遊獵動作無節

吉上疏諫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昌邑王廢滅死後為益州刺史病去官

王吉子陽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疾驅顧瞻周道中心惻古怛字傷也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

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音房預縣名曾不半

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

也昔召公述職主陝以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

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游馮式擗挫也銜馳騁不止口倦瘁叱咤音次形也手苦於箠轡

西漢文選

卷四

古

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

則為風寒之所區偃薄也數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曰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大之下

細旃同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進善之所發憤忘食日新厥惠其樂豈徒

銜馬車鉤之閒哉休則俛仰誦信全壽命之宗曰利形進退步趨曰實下

不行則鄰已吸新吐故曰練臧練練氣臧五臟專意積精曰適神於曰養

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畱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昭仁聖至

戒昌邑王疏

昭帝崩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奏書戒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廢

王吉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卽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母有所發事興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惠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曰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宴然雖荆公伊尹亡呂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卽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

西漢文選

卷四

去

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常已爲念

當時爲賀計無以易此天不言數語則萬世帝王之典要也余

按高祖既平天下委政蕭曹偃仰房闔之閒而天下大治及武

帝曰吾欲云云而海內自此多事矣王陽之言諒哉曰天下治

百世生語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惠天下莫

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曰天下寄

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宴然雖荆公

廢

王吉

戒昌邑王疏

昌邑王吉奏書戒王王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言得失疏宣帝時復徵爲博士諫大夫賜外版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

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未

政務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

之本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

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惠流化必自近始朝廷

不備難言治左右不正難言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

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

西漢文選

卷四

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言正身也所使所

言宣惠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言甯此其本也春秋所言大一統

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言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言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言意穿鑿

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言其是言百里不

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言刑罰亡極質樸

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

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

公卿大夫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制是建萬世之良規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毀廟議韋玄成傳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言逐出之獫狁，至於太原。又曰：殫殫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獯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呂為伯音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音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甯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

西漢文選

卷四

七

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呂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呂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廼遣大將軍功案衛驃騎霍去病，伏波樓船路博德之屬，南滅百粵，起七軍，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呂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呂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呂甯嫫羌，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斤開遠地遠境，起十餘

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車千為富民侯。呂大安天下。富貴百姓。其

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魚

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

至今。絜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

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惠至厚也。為文。太宗。孝

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已發。惠音也。禮記。王

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

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

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西漢文選

卷四

太祖之廟。而五。故惠厚者流光。流謂流芳餘福惠薄者流畢。春秋左氏傳

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隆殺已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

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惠則宗之。不可預為

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

之戒。舉殷三宗。呂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已勸帝者

之功。惠博矣。呂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呂。所宗言之。則不可

謂無功。惠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呂勞

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惠皆兼而有焉。

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

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惠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序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惠固已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已疑文虛說定也末又川帝歷倒覆之說提處以此求處亦以此首尾聯應之法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已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奏而從之

五廟之說始於韋玄成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何不一考也此議辨廟制稍畧辨武帝功德極詳蓋五廟不經攻之易破所

西漢文選

卷四

急在敷陳功烈耳

按漢制自惠帝尊高祖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為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合百七十六所元帝永光四年詔罷郡國廟及令諸臣議禮於是韋玄成等四十二人始進元廟迭毀之說孝景以上皆親盡宜毀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宜為太宗之廟廷尉尹忠以為孝武宜為世宗之廟此時所尊者孝文而孝武親未盡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悼皇考廟上序于昭穆非正禮宜毀依違久之玄成卒定議高為太祖文為太宗餘皆以昭穆定迭毀禮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諸寢廟如故及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與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復議五廟迭毀之禮時武以親盡宜毀故此議獨爭孝武廟不宜毀也原迭毀之說起於賈禹然言七廟不言五廟也言五廟者創自玄成史以諸議俱入韋傳亦罪之之意也

夫

論霍氏封事

本傳一張敞河東平陽人始為太守吏卒察廉
稍選太僕丞以切諫顯名宣帝徵為大中大夫
後守京兆尹市無偷盜時大將軍霍光薨宣帝親政事封
光兄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霍氏諸婿親屬
頗出補吏敞時為山
陽太守聞之上封

張敞子高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專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

西漢文選

卷四

三

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
臣報功意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
氏三侯皆就弟通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臣列侯為天子師明詔臣恩不聽羣臣臣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
臣陛下為不忘功惠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
不聞直聲不進直言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臣出
人情不相遠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也守遠郡其路無
繇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口之微眇也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

與蓋寬饒書

蓋傳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以孝廉為郎宣帝

陷害人人與為怨王生高其節而非其如此與以書後奏封事坐怨諫下吏自剄王生官太子庶子

王生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彊梁而故命君司察之位擅君

臣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

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臣稱職而報恩也自

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臣太古久

遠之事仰此言匡拂彌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臣摩切左右非所臣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臣飾君之辭

西漢文選

卷四

書

文足臣成君之過君不惟違違伯玉邦無氏之高蹤道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

末行知吳王不可用不訾貴之軀極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

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臣保其身狂夫之

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

臣按寬饒舉方正對策高弟固儒者也史稱其剛直高節志在奉

公身為司隸子常步行戍邊公廉如此可謂賢矣史又譏其深

刻貴戚大臣人與為怨又言事好干犯上意上雖優容之而官

久不遷寬饒愈失意不快數上書諫爭何其疾也王生此書首

破其缺望後惕以刑禍藥石之言狂夫知愛而寬饒不納卒以

奏記蕭望之

本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以射策甲

位史高與宦者用事望之大與之忤為所構飲鴆死爵關
內侯鄭朋欲附望之上疏言大司馬史高及許史子弟
罪過章示光祿大夫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上此奏記後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更求入許史

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惠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虜耳順之年履折

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

其人也言委任得人今將軍規撫摸云若管宴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

麴留序若管晏而休則下走猶言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

雞種黍埃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度越常積思

西漢文選

卷四

美

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

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砥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

文甚美而傾危之概亦隱隱筆端東海蕭生迂人耳既不能燭

炤之於前又不能善遣之於後宜其敗也真不謂喜曰將軍

...

...

...

...

...

上政治得失疏 本傳 匡衡東海承人初爲太常掌故調補

有日食地震之變元帝問以政事得失衡上疏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相封樂安侯

匡衡 拜主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

聖憲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引大比年年類大赦使百姓得改

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

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旨憲義

示之旨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

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紀綱失序疏

西漢文選 卷四 毛

者踰內疏者妻妾之家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此句○截○上○挺○下○己身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飲○民○禮○讓○在○別○爲宜壹

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變○俗○之○方禮讓爲國庠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

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正○反○相○正曰不嚴而

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

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

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

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劫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

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繇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無子好祭鬼神。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蓄。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怒。避敵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也。崇尚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惠之行。繇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已保我後生。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

西漢文選

卷四

天

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也。依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神神祇。氣有已相盪。善惡有已相推。事作。庠下者。象動。庠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震陽蔽。則明者晦。同暗言。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供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白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也。過唐虞之隆。絕除其惡。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

導祖治性正家論

衡為太子少傅時傳昭儀及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庫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

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承宣先王之惠而褒大其功昔者成

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也業盛美皆歸之二后武

而不敢專其名是曰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惠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懼切復之是

已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已成之業人情

西漢文選

卷四

三

慮所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曰

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惠孔子著之於孝經首章

蓋至惠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

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曰贊明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

審已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于雍雍蔽勇猛剛彊者戒于大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

湛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已之所當

戒而齊之曰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唯陛下戒所曰崇聖惠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

始國風。禮本冠婚。始學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學冠婚。正其
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學室家。道之衰莫不始學相闡。內
故聖王必慎如后之際。別適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踰尊。
新不先故。所曰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序
阼。禮之用。禮。厭子不得與列。所曰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
禮文而已。迺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
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凡物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
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伎巧之姦。因時而動。曰亂國家。故聖人慎防
其端。禁於未然。不曰私恩。害公義。陛下聖意純備。莫不修正。則天

西漢文選

卷四

三

下無爲而治。詩云。于曰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一。二段切中孝元膏肓。所言皆儒理之粹者。然無一毫大頭巾
氣。漢宋儒學問文章。當誰優劣耶。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元帝崩成帝即位上此疏

匡衡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娛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芟筮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已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虐天地則無已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匹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也虐容儀寡私之意不形也見虐動靜夫然後可

西漢文選

卷四

三

已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已定大基采有憲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惠純茂專精詩書好樂去聲無厭臣衡材駑無已輔相善義宣揚惠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已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去聲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少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盡其意臣又聞聖人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事也節文已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正躬嚴儼。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惠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呂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也。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惠昭。穆穆之容。呂視示之。又觀曰。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呂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甯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惠。休光。呂立基楨。天下幸甚。上納其言

四段劃然第一段篤孝思。其三段則史所列三事也。儼乎大臣大儒之言。惜談有餘。諒不足耳。班叔皮稱成帝臨朝淵默尊嚴。

若神亦其所漸漬於此疏者素歎。

西漢文選

卷四

解詡本傳楊雄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無所不見口吃不
能剽談清靜少欲家無擔石晏如也好辭賦嘗擬司
馬相如四十餘遊京師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薦待詔歲
餘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附之
者或起家至二千石雄方草太玄或謝其以玄尚
白雄作此解之後莽篡位以耆老久次以爲大夫

楊雄子雲

客謝有前之支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爲眾之綱紀不生則已生則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分人之圭荷負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

紆青拖紫謂綬之色紆紫拖曳也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

之朝與羣賢同行金門金馬門上玉堂殿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

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

西漢文選

卷四

西

莫當顧也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分布獨說十餘萬言深者

入自警如此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等然而位不過侍

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立得毋尚白庠何爲官之拓落不偶也楊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足將赤吾之族也見

殺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謂戰國諸侯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

剖竝爲戰國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翻

恣意所存言來去如鳥之飛故士或自盛自豪范或鑿坏曰遁魯之類是故

鄒衍曰頡亢上下不定也而取世資爲齊卿孟軻雖連輦難也猶爲

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會稽東部都尉

西北一候

敦煌玉門關候

繳曰糾墨輕罪則繫

製曰質鉄言刑罪

散曰禮樂

風曰詩書

言風化

曠曰歲月結曰倚廬

喪居也漢律不行規喪三年不得選舉

天下之士

雷動雲合魚鱗雜龔咸營於八區

八區方家家自曰為稷契人人自

曰為咎繇戴縱

韜髮者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

嬰與夷吾當塗者

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夕失

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厓

勃解解之鳥乘鴈

四

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

亡也二老歸而周熾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

奚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

范睢曰折摺

古拉字

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領頤而笑唐舉故當其

西漢文選

卷四

畫

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

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

門而笑侯或橫江潭而魚或七十說而不遇子或立談閒而封

侯薛或枉干乘於陋巷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或擁帚彗而先驅

之燕昭是曰士頗得信仲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言國之而無

所誦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自高抗也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罪是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固屈

也欲行者擬疑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庠今策非甲科行非

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罷聞而罷之
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火隆隆者絕雷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雷地藏其熱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福謙也攫挈
者亡妄有搏執牽引者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立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惠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異時未知何如或能勝之今子廼曰鴟梟而笑鳳凰執
蠖蜺蜥而嘲龜龍不亦病瘁子徒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之病
甚不遭與跗扁鵲皆良醫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庾范蔡曰
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骨也免於徽索翁

西漢文選

卷四

美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怒萬乘之主界涇陽昭王弟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言當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音曲頤頤折額涕唾流沫西

揖彊秦之相說范雎搯其咽炕絕也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遇

時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靴衣褐見掉三寸

之舌建不拔之策謂堅固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中其五帝垂典三

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

儀得也得其甫刑靡音靡散也音散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合其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諱矣乖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

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留侯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陔隕山旁堆欲墮曰陔唯其人之瞻知哉

非惟其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

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壁歸趙四皓采榮

於南山解見留侯傳公孫創業於金馬公孫引對策金馬門票驃騎霍去發迹於

祁連山司馬長卿竊訾貲於卓氏東方朔割損也名於細君言以肉遺細君

其名是損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曼倩談諧子雲端雅二者固殊余按子雲之仕適遭西京炎運

之衰資其祿入讀書著文而已與孟子所稱為貧而仕無異非

西漢文選 卷四 七

惡富貴而逃之一跌赤族見之明思之熟也成哀平之際世變

亟矣士大夫希世取榮朱丹其轂而不赤其族者有幾夫惟大

雅明哲保身子雲之謂與

此所... 公孫... 策金... 驃... 霍去... 發迹... 於南山... 祁連... 司馬... 長卿... 竊訾... 於卓氏... 東方朔... 割也... 名於細君... 其名... 僕誠... 不能與... 此數公者... 竝故... 默然... 獨守... 吾太玄... 曼倩... 談諧... 子雲端... 雅二者... 固殊... 余按... 子雲之... 仕適... 遭西京... 炎運... 之衰... 資其祿... 入讀書... 著文... 而已... 與孟子... 所稱為... 貧而... 仕無... 異非

解難客有難玄太深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解之

楊雄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位期庠合口工聲調

于比耳也和今吾子廼抗辭幽說閔意眇妙指獨馳騁于有亡之際

而陶冶大鑑旁薄猶蕩羣生歷覽者茲激也年矣言其久而殊不寤直

音費精神于此而煩學于彼譬畫者畫于無形絃者放于無聲

殆不可序楊子曰俞然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

也昔人有觀象于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也著且彌也廣地普

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如金玉彼豈好為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屬蛟絳螭似龍無角之將登庠天必聳身于倉梧之

西漢文選

卷四

庚

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搢搨膠葛上清之氣騰九閔

九天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八方之網維泰山之高

不嶮嶢則不能滄瀟雲滄雲而散歎氣上是曰宓犧氏之作易

也綿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

發天地之臧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温純深潤則

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胥相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為作宰寂寞為

尸也主大味必淡大者必希大語叫叫遠大道低回是曰聲之眇妙

者不可同于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混于世俗之目辭之衍

者不可齊于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香隨所趨嚮愛嗜

諫不許單于朝匈奴傳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
自黃龍竟甯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
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雄上書諫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
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已
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
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明之呂秦始皇之
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廼築長城呂界之會
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

西漢文選

卷四

單

譎之士石書之臣甚眾石大書卒其所呂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

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呂十萬眾橫

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以權道遺

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

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呂備之數月廼

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于

便墜古地名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

面虜其後深惟社稷之計度恢萬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

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絕大嶺破寘顏山名襲

王庭單于所居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山名呂臨翰

海虜名王貴人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平○殺○中○忽○賦○波○最○跌○管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匈奴

名中之北哉名○中○之○北○哉巨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暫○費○者○不○永○甯○是○巨○忍

百萬之師百○萬○之○師巨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中○山○而○不○悔

也至本始之初言○起○立匈奴有桀心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西○國○以○翁

主妻其王匈奴單于欲得其不○順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

公主擊烏孫公主求救於漢期○處而還時鮮有所獲

長羅侯常○惠曰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謂○所而還時鮮有所獲

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田○廣○明

西漢文選

卷四

望

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宣○帝○大

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王○號呼韓邪號

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來○朝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專○制○謂○以○為自此之

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大○健○負

力怙氣難化巨善易隸附○屬之也巨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

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

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西○南藉蹈也蕩姐之場羌○艾○朝○鮮○之

旃拔雨越之旗借○三○睡○相○形○何○等○氣○欲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歷二時之勞三○月○為固

已犁也。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
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陲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
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廼上世
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曰。來厭之
辭。從上游來厭。疎曰。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
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在昔和好之辭。歸怨于漢。因曰。自絕終無北面
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庠夫明者視于無形。聰
者聽于無聲。誠先于未然。謂計策素定。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
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陽誘致匈奴於馬邑。伏兵擊。衛霍

西漢文選

卷四

望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神連將軍田廣明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蒲類將軍趙充國

虎牙將

軍田順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內辯者戰擊于外猶不

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國名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費歲曰大萬計者豈爲康居西域國烏孫能踰白龍堆在西域中而寇西

邊哉廼曰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

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畱意于未亂未戰曰渴邊萌之旤書奏天子寤焉乃報

單于書而許之

徵前事曰明匈奴之不可使隙文體甚直而波瀾頓挫氣韻舒長當時謂雄文似相如不虛也

賜南粵王趙佗書

兩粵傳

文帝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曰故諱暴虐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宅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曰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廼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周竈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曰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于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西漢文選

卷四

聖

獨利虐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曰問吏吏曰高皇帝

所曰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曰爲大得

王之財不足曰爲富服領曰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

竝立亡一乘之使曰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

王分棄前患終今曰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陸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母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

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德威惟畏此書之謂也吾意當時廷臣無有能辦是者必自帝

肺腑中流出故曰有德必有言

西漢文選

卷四

器



受之毋為感矣。委土積五十衣中積三十衣下積二十衣。遺玉則
正德樂歎。憂存問鄰國。
輿制中。游出。游曰。亦。終。必。言。時。廷。臣。無。有。並。謂。是。者。必。曰。道。

報文帝書

本傳 趙佗真定人秦時為龍川令代任器為南
海尉秦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高帝因立為南粵
王高后時欲禁粵關市鐵器佗因稱帝攻長沙邊縣文帝
即位鎮撫四夷為佗親冢置守邑使陸賈賜佗書佗恐頓
首謝去帝制報書武帝時國相呂嘉為亂距佗元鼎五
年以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平之降其眾以其地為九郡

趙佗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旨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納貢職孝惠皇帝

即位義不忍絕所旨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小信

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

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旨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

西漢文選

卷四

望

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

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于漢外

亡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

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

發兵旨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贏南面稱

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長沙之

蠻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旨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

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曰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漢舊常以陸賈還報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已聞皇帝陛下。文帝大說。

文帝一紙詔書。能令佗傾出心肝。然其言雄爽。自具霸王氣象。

西漢文選

卷四

吳



文帝一紙詔書。能令佗傾出心肝。然其言雄爽。自具霸王氣象。

文帝大說

陸賈還報

文帝一紙詔書。能令佗傾出心肝。然其言雄爽。自具霸王氣象。

文帝大說

陸賈還報

文帝一紙詔書。能令佗傾出心肝。然其言雄爽。自具霸王氣象。

答蘇武書附錄

蘇武字子卿京兆人為後中監使匈奴不屈留十九年歸拜典屬國李陵字少卿隴西

人李廣之子少時為侍中善射愛人下士為騎都尉降匈奴為右校王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惠策名

書名清時謂昭帝時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

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前與武書

武嘗答之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已至今

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臂衣毳幕氈帳氈日禦

風雨羶肉酪漿已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立冰邊土燥

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

胡笳互動笳李伯陽入西戎所作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

西漢文選

卷四

聖

不覺淚下嗟序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

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

受榮我畱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

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尤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

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心已自明刎頸已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

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已為不入

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序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武授

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公孫敖分道出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而襄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

之域已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

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

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

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召當于然猶扶乘創痛。扶創乘痛決命爭首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

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為

西漢文選

卷四

哭

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

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有伏欲還

降者管敢語以無伏因大進陵遂敗降昔高皇帝曰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廼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漢朝執事之人苟怨陵曰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

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與武書

言欲屈誠曰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惠也昔范蠡不殉會稽

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

能安

謂安於死事

而主豈復能眷眷。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

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

勿復望陵。嗟虛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

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任立政霍光上官桀等勉

事聖君。足下肩子無恙。武在匈奴胡婦生子名通國勿已為念。努力自愛。時因

北風復惠。惠音李陵頓首。

前敘已功。後憤漢薄。哀怨靡靡。東坡先生斥為偽作。良然大抵

讀古人文字。當想之於神氣骨力之間。則真偽立辨。更以時代

參之。百不失一矣。西漢文雖麗如鄒枚。質幹蒼厚。時代使然也。

西漢文選

卷四

辛

此書流利。反不如鄒枚之俳。而的然知其偽者。其神氣骨力非

也。偽為之者。蘇公謂齊梁閒人。余謂齊梁浮脆已極。又不能到

此。當是東漢魏晉閒人為之。亦于神氣骨力定其時代耳。又其

機調最利舉業存之。

